

我住的地方，人們喜歡慢節奏的安逸生活。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家家戶戶，甚至酒樓飯店都不裝電話，儼然一個世外桃源。不過，近年來，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我們這里也悄然出現了一些變化，我有時發現，沒有電話，還真的很不方便。這是我認識那個小個子男人後的體會。我是在一家叫 ABC 的茶餐廳遇到他的。他當時神情非常沮喪，像被霜打了一般耷拉着腦袋。

我在他對面坐下。服務員走了過來，收拾了他面前的空盤子，問他是否還有什么別的需要。

他抬頭，焦慮地看了看牆上的鐘，然後顯出不太情願的樣子點了一份煎雞蛋。

接着，服務員又讓我點了菜。在服務員離開後，小個子男人看着我，禮貌地詢問道：“先生，我想請問一下牆上的鐘準嗎？”

我抬頭看一看牆上的鐘，又看了看自己的手錶，說：“準，一分不差。”

“我想也是，謝謝。呃……”他顯得很為難，一付欲言又止的樣子。這時，服務員把他點的煎雞蛋放到了他的面前。他並不急于享用，而是嘟囔道：“太糟糕了。”

他的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問他，是什么太糟糕了。

他抬起頭，似乎是從我的面相上看出我是一個慈善的人，所以信任地與我交談起來。原來，他在等他的妻子。他們約好的時間是中午一點半鐘。可是，此刻已經是下午五點半鐘了。我是一個已婚的人，我知道女人會遲到，男人也會等，但要讓一個男人耐心地等老婆四個小時是決不可能的，除非是在婚前的熱戀時期。而這個男人居然在老婆超過了約定時間四個小時以後還要繼續傻傻地等，真是太不可思議了！這絕對是一個超級的妻管嚴！

小個子男人似乎從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同情，他尷尬地笑了笑，然後作了一番解釋。其實，當他的老婆超過了約定時間半個小時以後，他和大多數男人一樣，也決定不再等了。他自己



當選擇越多

周宏

在生活中，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選擇，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一直在馬不停蹄地選擇着。而越來越富足的大千世界源源不斷地提供了許許多多的“這個那個”，足夠讓我們捨不得放棄“這個”，也捨不得丟下“那個”，直到頭昏腦漲，找不到北。美國加州的德雷格爾市場做過一個經典實驗——購物者光顧“銷售大廳”。“銷售大廳”里提供不同的風味果醬，有時展示 24 種，有時只擺放 6 種。一個數據表明：走進“銷售大廳”的購物者人數，在展示 24 種時比只擺放 6 種時要高出 50%。另一個數據則顯示：當 100 個人走進提供 24 種果醬的“銷售大廳”，僅有 3 個人購買了果醬；當 50 個人走進只提供 6 種果醬的“銷售大廳”，卻有 15 個人購買了果醬。

實驗結果是令人詫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心理學家揭示了其中的奧秘：面對可以選擇的數量越多，人們反而越擔心自己的選擇不是最佳的——頭腦已經被太多的“這個那個”弄得“選擇超載”（心理學術語）了，以致精疲力竭。而選擇的數量越有限，人們的心態就會越坦然，選擇也就變得輕鬆自然了。

我們必須懂得：選擇越多可能得到的越少，而選擇越少也許得到的越多。悖論嗎？但是，生活的辯證法就是這樣。所以，選擇儘量少一點吧，儘量簡單一點吧，這樣才會讓靈魂的翅膀掙脫“這個那個”的沉重羈絆，翱翔出一種完美的高貴，從而舒心地擁抱純淨的快樂。

在我的父母去世後，姐姐和我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看到了這些信箋。這些信箋被放在我父母臥室壁櫥靠里面的一個箱子里，用一條絲帶小心地捆紮着。我和姐姐從未被允許看這些信，因為母親告訴我們，這些信是當年父親在他們戀愛期間寫給她的，屬於他們的隱私。

父親和母親的通信是在二戰的最後階段，當時父親在亞洲的緬甸服役。戰爭結束後，父親來到母親居住的伊利諾伊州首府斯普林菲爾德，然後他們開始戀愛。9 個月後，他們結婚了，開始了長達 55 年的幸福婚姻。

我隱約記得，曾經有幾次瞥見過這些用絲帶捆紮着的信箋，當時箱子並沒有鎖上。可能母親有時會解開絲帶，拿出信來自己靜靜地閱讀，重溫一下她和父親熱戀時的美好時光。

讓我和姐姐感到奇怪的是，小時候充滿好奇心的我們，竟然從來沒有解開絲帶偷看過這些在母親心中格外珍貴的信箋，就像我們曾經多次在家里四處尋找被父母藏起來的聖誕禮物一樣——解開絲帶，打開禮物。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姐姐也一樣。

正因為如此，我們到現在才發現，這些被母親珍藏了半個多世紀的信箋中，有一半竟然不是來自父親，而是來自一個叫查爾斯·雷本的小伙子。

我們從查爾斯·雷本的信中透露出來的信息得知，他和母親在火車上相識，之後開始約會。那時正值二戰期間，查爾斯·雷本正在國內受訓。在幾個月的受訓時間里，他們在一起度過了 4 個周末。有一個周末，他帶母親去了他在芝加哥的家，見了他的父母和妹妹。

之後，查爾斯·雷本被派往英格蘭服役，軍銜是中士。這些信件並沒有透露出什么像時下年輕戀人之間常有的過於親密的事，但能看出查爾斯和母親之間的确互相喜歡，而且感情與

日俱增。他在信頭的稱呼從“親愛的”漸漸變為“我最親愛的”；信的結尾從“你真誠的朋友”漸漸變成“愛你的人”。在後期的一封信里，他寫道：

“僅僅在一年前的今天，命運老人遞給了我一張車票，這使我們有了相遇的可能，我要儘自己所能來回報他的仁慈。還記得嗎？綠鑽石號列車，5 車廂，36 號座和 37 號座。萊斯麗，你知道，有些事雖然過去很久了，但我覺得仿佛就發生在昨天。我真的認為，儘管我們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經常在一起，但我們已經互相瞭解了很多，你不這樣認為嗎？”

3 天後，他陣亡了。

查爾斯·雷本這個名字對我和姐姐來說，並不是從未聽過。那是我們成年以後了，有一天，母親和我們閒談時提到，年輕時她曾和一個叫查爾斯·雷本的小伙子約會過，後來查爾斯被派往歐洲戰場作戰，在一次空襲中，他的飛機被德軍擊落，他英勇犧牲了。

母親起初不知道他陣亡的消息，她繼續給他寫信，並持續寫了好幾個星期。母親寫給查爾斯·雷本的大部分信件我們都沒有，但是我們在里面發現了 5 封退給她的信，信封上印着“退還給發信人——收信人已去世。美國陸軍航空隊

幽默小品

老婆馬上來買單

邓笛/编译



但是，他知道飯店是不歡迎他這樣空坐在這兒的。所以，他又點了一些臘腸和薯條。他吃得很慢，只爲了拖延時間等待妻子。哪知，到了三點鐘，東西吃光了，妻子還沒有出現。無奈，他只好又點了一些別的東西。簡單地說，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先後點了牛肉、三文魚、咖啡、西紅柿湯、奶酪、啤酒、檸檬汁、三明治和兩杯紅茶。

“現在，你瞧，我更走不了了。到了飯店打烊的時候，如果我老婆還不來，他們就會發現我付不起帳，然後就把我送到警察局去，事情若傳到我的鄰居和同事們那里，我就會成爲笑柄。”小個子男人哀嘆道，然後用雙手搓了搓臉，恨

給自己點了午飯。他吃好午飯後，妻子還沒有來。於是，他準備離開。可是，這時，他想起來錢在老婆身上。所以，他只好繼續等待。

恨地說，“簡直太丟人，從此以後我沒臉再到里昂思茶餐廳來了！”

“里昂思茶餐廳？”我說，“等一等，這兒不是里昂思茶餐廳，這是 ABC 茶餐廳！”

小個子男人跳了起來。“什么？”他失聲大叫，“這兒不是里昂思茶餐廳？我來錯了地方？這可怎麼辦呢？”

我真想開心地嘲笑一下這個糊塗的男人，但是看他不安的樣子我忍住了。我想我跟他還挺有緣的，而且回去後這個故事也是飯後茶余的一個很好的話題，於是我痛快地提出幫他付賬。

“哦，太謝謝你了！把你的地址給我，我一到家馬上就把錢給你送過去。”他激動地握住我的手錶示感謝，然後如釋重負地喊道，“哦，服務員，買單！”

我替他付了帳後，他把我的名片裝進了口袋，又說了一通千恩萬謝的話，然後匆匆離開。

兩周後的一天，我去里昂思茶餐廳用餐，我看到前面的餐桌上坐着一個慈眉善目的人，在他的對面坐着一個小個子男人。這個小個子男人背對着我，我聽到他正在說話：“現在，你瞧，我更走不了了。到了飯店打烊的時候，如果我老婆還不來……”

請注意節奏

張小平

的節奏來代替英文字母。開始時，大家都用敲牆來鼓勵對方，節奏也嚴格按照約定。可是沒多久，就有人破壞了規矩，經常在節日前後用急促的敲擊來宣泄情緒，節奏與平日大相逕庭。越來越多的人煩躁地敲着，監獄里喧鬧難堪，此後死去的人也日愈增多……

斯托克代爾總結出規律，那些剛進監獄的人，通常敲牆的節奏較為緩和，死亡率很小。而那些被關禁時間較長的人，一旦敲牆的節奏變得急促而起伏較大，往往將不久於人世。莫非胡亂敲擊可以作爲不幸罹難的預兆？斯托克代爾驚詫於這個發現，此後便常提醒同胞要冷靜，注意保持敲牆的節奏。他與同胞約定，每天只在相對固定時間敲牆，大家一起平和而有序地

見一絲幸福和羞赧的紅暈。杰克，那個在甲板前端摟着自己一起伸展雙臂做飛翔狀、在船



一得永得

第 413 轟炸機中隊，G.L.林特奇尼斯上尉。1944 年 10 月 2 日”。

在退給母親的第一封信里，母親感謝查爾斯寄給她的鮮花：“在我的日曆中，昨天真是個美好的日子——這麼多美麗的鮮花！玫瑰、鳶尾花、菖蒲，還有我迄今爲止見過的最爲絢麗的香

豌豆花！此刻，我坐在这里，看着這些花兒，卻總是看不夠——這些花兒是這樣美麗，查爾斯·雷本中士，我心愛的傢伙，真希望他此刻就在我身旁，這樣我就可以好好謝謝他了。”被最後退回的信的日期是 1944 年 2 月 28 日，我們猜想在不久之後就得到了他陣亡的通知，很可能是他的父母告訴她的，因爲她去芝加哥參加了他的悼念儀式。在這些信中，有一首詩就是在那次的悼

念儀式上寫給查爾斯·雷本的。信箋里還夾着一些照片，有幾張是查爾斯·雷本獨自一人身穿軍裝的照片，有一張是他和他的飛行機組的合影，有一張是他身穿便裝，躺在草地上讀書的照片，還有一張是母親和他以及兩個朋友在餐館里的合影；此外，里面還有一張剪報，來自倫敦的報紙，描述的是他參加的那場空襲德軍的戰役。

關於查爾斯·雷本，我記得有一次母親和我

艙里給自己畫裸體像、在下等艙里領着自己快樂起舞、最後把承載生命的木板讓給自己的男人，在泰坦尼克號沉沒了幾十年、打撈起來已鏽迹斑駁的時候，關於他的一切還清晰如昨。

青澀的年月里，你吻了一個青澀的女孩子。無論後來的結果如何，比如你已爲人夫、爲人父，日夜奔波，她也變成一個天天爲柴米油鹽操勞的黃臉婆，幾乎沒有機會再見面時，你偶爾想起那一個吻，心里還是甜甜的、溫情的，那就是一得永得。並非一定要她嫁給你，一輩子廝守，活到八十歲的時候你還吻了她，那才是得到。

愛情的痛苦在于得不到和已失去。一得永得，是一種樂觀主義，是對充滿缺陷和遺憾的人生的自我填充和寬慰。一件事物，你可以看成是沒有最終得到、沒有永遠得到，或得到又失去了，因而抱憾終生；也可以看成是一得永得，從此心滿意足，風輕雲淡——怎么看，全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間。

講起過一些細節，當時我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母親似乎有些不經意地說，在查爾斯陣亡後，他的母親曾詢問過她是否懷孕了。我以爲這個問題對當時的母親來說是一種冒犯，但母親說她不那樣認爲，母親覺得他母親之所以這樣詢問，是出于愛。

看着這些信，姐姐對我說，她隱約記得當時她問過母親關於查爾斯·雷本中士的更多細節，母親只是微笑，並不斷重複着他的名字……

母親和父親的通信始于查爾斯陣亡之後。在通信前他們從沒有見過面。在一封信中，父親提到，他從母親的上司那里得知她失去了心愛的人，他能理解她的悲傷，就決定寫信給她。父親寫道：

“聽說了你的朋友不幸的消息，我十分難過，我想借這個機會表達我的哀悼之情。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個非常稱職的軍人，在他離去之前，他已經盡到了他應盡的義務。我被查爾斯·雷本中士深深感動。我想，如果通過寫信能夠排遣你心中的憂傷，只要你願意，你可以隨時寫信給我。”

母親和父親來來往往通信，持續了兩年時間。我想，同樣身在前線服役的父親的信對當時剛剛失去心愛之人的母親來說，該是怎樣的慰藉啊！

母親將查爾斯的信箋與照片珍藏了 55 年，在這半個多世紀里，她的心里似乎還珍藏着對年輕的查爾斯·雷本中士的情感。此外，我和姐姐都感到驚訝的是，查爾斯·雷本的信箋和父親的信箋是用同一條絲帶捆紮在一起的！那么父親也一定知道這些信箋的存在，但我和姐姐親眼目睹了他們在過去 55 年里的恩愛。

我們在想，查爾斯·雷本中士年輕的、逝去的生命似乎在冥冥之中塑造了我們的父母——那用愛養育我們，對戰爭和生命、榮耀和失去、愛和珍惜有着最深沉理解的父親和母親！